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六十四
至六十六

13
849
250



門 4 3
849
卷 250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十四

義烈

孔子曰儒有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魯
子亦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孟軻所謂舍生
而取義皆義烈之謂也若夫君子之行已烈士之挺
操蓋將抗名城以全所守激孤風以勵浮俗義之所

在奮不顧死乃有愛賢者而慮廢命感知已而思報德忠所事而赴難存弱緒而踐言毒之以楚掠而無貳劫之以鋒刃而靡屈蹈危以紓患冒險以申冤嫉惡罔顧發憤不已莫不捐軀忘死齋志畢命慷慨以引決感激以橫分固已英槩薄於雲天雄名揭於日月千載之下凜乎其有生氣矣

鉏麇晉力士也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也享一名於此

不若死觸庭之槐而死

庭外朝之庭

公孫杵臼晉大夫趙朔之客也景公之三年屠岸賈欲誅趙朔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滅朔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

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
疆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
嬰兒而負之衣以文祿小兒被匿山中程嬰出謬謂
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
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
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
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死而忍賣之乎抱兒
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
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
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

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
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
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
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
而叛帶奔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
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
君嗇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
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
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
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

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官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帝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

世勿絕

王子閻楚平王子啟也白公勝作亂欲以子閻為王
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靖楚國輔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

石乞楚白公勝之徒也白公作亂國人攻之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

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自公曰不言將烹乞曰

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侯嬴大梁人魏公子無忌姊為趙平原君夫人秦圍

趙趙急請救於魏魏安釐王畏秦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名為救趙實持兩端公子數請終不聽公子計不獨生而令趙亡欲赴秦軍俱死用侯嬴言請如姬盜晉鄙兵符與朱亥俱救趙過謝侯嬴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要離吳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

吳王闔閭光也

篡庶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勇人皆畏之無能殺者也吳王

患之吳王之友曰要離謂吳王曰臣請殺之吳王曰

汝惡能

惡安也

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

之矢左右蒲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

能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罪焉執其妻

子焚而揚其灰

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也

要離走往見王

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

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也要離

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王無道也愈

甚請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

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粹而投之江浮又取

而投之如此者三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

其而名幸活也要離不死歸吳王大悅請與分國要

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

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已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王殺

新主臣已為不義夫粹而浮乎江三入三出持王子

慶忌之為賜而不殺耳矣特猶循也臣已為辱夫不仁不

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也

終

田文封孟嘗君相齊有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

三反而不致一人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

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

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申劫潛王

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

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官

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

反謀乃復召孟嘗君

王蠲畫邑人燕師入齊聞蠲賢齊西南近邑畫音獲令軍中曰

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王蠲之故已而使人謂蠲曰

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蠲固謝燕

人日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蠲曰忠臣不事

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
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
自奮絕脛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湣王子
發章立爲襄王

豫讓晉人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
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
合謀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
其頭以爲飲噐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
死女爲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

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
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
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讐左右欲
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
而其臣欲爲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
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賴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
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
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
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
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旣已

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旣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以爲之報何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圖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呼豫子子之

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奪人之義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漢田橫爲齊王高祖旣立爲皇帝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使使召橫橫乃與其

冊府元龜 義烈 卷之七百六十四
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自殺高帝發卒以王者
禮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
大驚以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
使召之使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
能得士也

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
遂殺因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
曰願謹定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
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
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

當下獄室乃嘆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
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趙都殺禰人

趙姓都名殺丁活丁
外二切禰許羽功

為左馮翊馮野王

部督郵掾而池陽令並

並謂池陽縣
令史失其姓

素行貪汙輕野

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

收捕並不首吏

不首吏謂不
伏從收捕也

都格殺並並家上書陳

冤事下廷尉都請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
李聖為王莽楊州牧司命孔仁兵敗於山東聖格死
仁將其衆降已而嘆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
自刺死

曹竟字子期去官不仕於王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親致賢人銷寇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人長安欲降竟竟手劔格鬪死

後漢王捷爲隗囂大將囂爲漢軍所圍窮困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劉雄爲平原令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雄將士乘船追之至厭河次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

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徐福爲漁陽太守張顯主簿元初中鮮卑入寇顯拔刃追散兵虜射中顯福及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

耿武爲冀州韓馥長史閔純爲別駕會袁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仗刀拒戰紹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

鄭益恩玄子也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

關靖爲公孫瓚遼東長史瓚爲袁紹所敗靖曰吾聞

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

孫瑾爲嘗山相時遼東公孫瓚與幽州牧劉虞構隙及虞見殺瑾與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臧洪字子源爲廣陵太守張超功曹超遣洪詣幽州牧劉虞行至河間袁紹以爲青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時魏太祖圖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求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

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被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寡從紹請兵而紹竟不之聽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以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關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也比及辱雅况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福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

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
今日自遠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
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
何者自以輔佐主八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
當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
州被侵郡將違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
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
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
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則僕抗季
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歃血奉辭

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王
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
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橫
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
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
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
鑿成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遠不適敵國故也
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
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
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

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蓄以爲一年之資蘇困補之以脫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

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

伯珪公孫贇字

張揚飛燕旅

力作難比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計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盟主謂袁紹也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詔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久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厨米三升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編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爲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

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
 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
 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
 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
 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
 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
 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讎何
 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
 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
 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

起謂紹曰將軍興大事欲為天下除害而專先誅忠
 義豈合天意滅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
 牽出謂曰汝非滅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
 有嘗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滅
 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
 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
 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審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
 紹領冀州委以心腹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
 紹長子譚少子尚紹愛尚欲以為後而未顯審配逢

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死
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爲已害乃奉尚
代紹位繇是譚尚有隙舉兵相攻譚敗走平原尚使
審配蘇繇守鄴復攻平原魏太祖攻鄴配兄子榮守
東門夜開門內太祖生擒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
者莫不嘆息遂斬之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
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
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
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
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

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
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繇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
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太祖引見謂配知誰
開鄉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子榮耳配曰小兒不
足用乃至此太祖復謂曰曩日狐之行圖何弩之多
也配曰恨其少耳太祖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有不
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旣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
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
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配爲
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

我君在此
馮忠金城人漢末郡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忠赴尸
號哭嘔血而死
吳詠張掖人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
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
刎而死參賢慙悔和釋至晉張軌爲涼州刺史皆祭
其墓而旌其子孫
魏沮俊爲射聲校尉漢末李傕之亂俊被創墮馬李
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俊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
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此者傕使殺之

應余字子正夫丰姿方毅志尚仁義漢建安末爲郡
功曹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
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遂竄得出音
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
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狡造爲凶
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
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
身死君全殞沒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賊見其
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
曹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興

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繇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一說眞父邵以忠篤有才智爲太祖所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柰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竒而聽之後

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補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王象漢末爲人僕隸牧羊楊俊識之乃屬象爲娉娶立屋後象爲嘗侍俊爲南陽太守黃初三年文帝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于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

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耶乃收
 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
 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
 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
 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
 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
 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單固字恭夏為兗州刺史令狐愚別駕愚與王凌通
 謀治中從事楊康與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
 公謂維陽固亦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

臣欽
 恭等

曰太傅即
 晉宣帝也

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
 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
 欲反乎固又曰無以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
 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曰無有太傅錄楊
 康與固同對相結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
 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
 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
 慙也母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
 耳臣欽若等曰固初不應令
 狐愚命其母強之固云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
 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復不仰又不

語以至於死
隱蕃有口才明帝使詐叛于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
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
嘗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
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
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
相牽耳遂閉口而死

郭修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修不為
屈蜀後主以為左將軍修欲刺後主而不得親近每
因慶賀且拜且前為後主左右所遇事輒不覓後因
費禕出漢壽大會賓客座中手刃擊禕為其所害
吳邵疇為會稽太守郭誕功曹誕以不白妖言彼收

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
遂請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繇於已非府君罪吏上
疇辭孫皓怒猶盛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
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致身本郡
踰越僭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威化養之以福令妖
訛橫興于國亂紀疇以樽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
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
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

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有所是默以見從此
之爲愆實繇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覽
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
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
廟堂

晉孫拯能屬文初仕吳爲黃門郎吳平爲涿令時陸
機爲孟玖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
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
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
獄中而慈意亦死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以
矩爲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滅
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旣至謂
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
矩終不肯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
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字萬慶嫩煌人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城
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
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
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嘆其忠節以

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虞悝長沙人與弟望並有士操譙王承臨州舉兵討
王敦以悝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
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
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父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
死城破悝復爲父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
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
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遺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杜秀字彥穎爲羅尚主簿州沒爲戍賊李驥所得欲
用之驥以秀不受見害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多才藝殷仲堪鎮江陵引爲
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
以企生爲諮議叅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愛之謂
弟尊生日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
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
家門遵生日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廻馬授
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
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
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尊生抱之愈急仲
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

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至者
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
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
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
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
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
汝企生日爲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
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豬康稽
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
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

對曰使君旣興晉陽之甲軍次潯陽並奉王命各還
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姦計自傷力勞不能
剪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
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
焚裘
王延仕前趙劉粲燦爲斬準所殺準自號漢大玉置
百官將以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沽逆奴何不速殺
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
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前秦索泮字德林燉煌人爲張天錫所用苻堅見而

嘆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克姑臧泮固都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讐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王滅臣死禮之嘗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將暨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後秦姚洗部將趙玄與晉將毛德祖戰於柏谷以衆

寡而敗被創十餘據地大呼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宋張禕少有操行晉末官州府爲瑯琊王國郎中令從王至雒還京都宋高祖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酖毒禕授既還於道自飲而卒
傅靈越清河人明帝初薛安都舉兵反靈越率衆應之安都從子索肥兵敗死時武衛將王廣之領軍隸劉劭攻殷琰於壽陽靈越奔逃爲廣之軍所生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劭劭躬

自尉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關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繇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僕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勗壯其意送還京師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廻改乃殺之

邊榮爲沈攸之郢州倉曹參軍事爲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

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慚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權笑而去容無悻色程邕之素依隨邊榮榮被誅邕之抱持榮曰與邊公周旋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柰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藏洪及

陳容

梁王顛僧辨之長子爲侍中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顛

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顓隨王琳入北齊為竟陵郡
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
顓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
後魏孫道登彭城呂縣人永安初為梁將肅休等所
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
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遂屠戮之

解奉君宋人降於魏孝文太和五年九月大享群臣
齊高帝時為王遣使車僧朗入魏僧朗以燕在宋使
殷靈誕之後辭不就席奉君乃僧朗於會中帝乃詔
誅奉君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十五

攀附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斯言感召之至自然之理也而
况王者膺命歷臨區寓故宜心膂之臣股肱之士伸
協贊之力成經綸之功也乃有靈感先兆心期潛契
或効謀於幕中或宣力於麾下或一言而昭合或千

里以相從或恩紀而見升或材智而授任並皆歷險阻建功名大則受封於土茅次則策名於簪笏書之信史傳於永世自非誠明夙著期運冥合豈富貴之可求者哉

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亡匿下邳秦末陳涉等起

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遂屬

焉沛公拜良為廐將也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

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也良曰沛公殆

天授也故遂從不

張蒼陽武人秦時為御史立柱下方書

柱下方殿柱之若今侍

立御史矣

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

陽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

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

周昌沛人其從兄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

起沛後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以卒史徙沛公沛以

昌為職志

王旗志也志焉職同音式異切

苛為客

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

僅賈楚人以客徙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嘗

使諸侯後為大中大夫

叔孫通薛人秦時為博士亡去之薛事項王漢二年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僧乃
變其服服短衣楚製製謂裁衣之形製漢王喜通之降漢拜

通為博士

石奮其父趙人趙亡徙溫

河內之縣

高祖東擊項過河內

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

曰若何有

若汝也

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婦能

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

婦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

中涓官名工居中而滄潔者外有書謁令

有受之也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後漢王常潁川壽陽人王莽末與成丹張卬入南郡

藍曰號下江兵與荊州牧戰於上唐遂北至宜秋

上唐

卿名在今隨州來陽縣東北宜秋聚名曰南郡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

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光武兄伯升聞下江軍在宜

秋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營王曰願見下江一賢將

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

利常大悟曰王莽篡殺殘害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

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

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

去常還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

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

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哀微无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時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合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况令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言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

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乃立更始焉

丁綝王莽末守潁陽尉光武畧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光武大喜厚加賞勞
范升王莽末爲大司空王邑議曹史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外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
彭寵更史時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及光武鎮慰

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
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
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
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
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
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
忠侯賜號大將軍

魏荀彧潁川潁陰人漢末袁紹領冀州待以上賓之
禮彧弟謀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或度紹終
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獻帝初平

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
司馬時年二十九後至尚書令參太祖丞相軍事

荀攸字公達漢末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
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漢帝都許遣攸
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
漢不已久乎於是微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太祖
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
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將帥

程昱東郡東阿人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之不應
後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中所殺太祖

臨交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
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

任俊字伯達河南中牟人太祖起關東中牟界衆不
知所從俊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俊又別
牧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
俊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避亂揚州漢建安初說表術
將威寄秦朗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爲
辟掾後至衛尉

儼穎川陽翟人漢末避亂荊州太祖爲鎮東將軍

始迎獻帝都許儼謂繁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
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
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

衛茲陳人建安中太祖到陳留與茲相見遂同盟計
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
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後從太祖之榮
陽戰歿

邢顥字子昂河建鄭人漢末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
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
顥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

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
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
道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為冀州從事
周昕漢末為丹陽太守太祖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
餘人以助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
與通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尚書令荀彧薦之於太祖
太祖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
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後至軍祭酒洧陽亭侯
王朗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執後太祖表徵之朗自

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華歆漢末為豫章太守為孫策所執後策死太祖在
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
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
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
也權悅乃遣歆後至太尉
朱靈漢末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詔使靈督三營
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
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
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後靈後遂為好將名亞

徐晃等位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臧霸漢末爲琅邪相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既會賀
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
孝豈復任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
焚室輿觀以從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後至執
金吾位特進

李典漢末爲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
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
純邪典謝曰典駑下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
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

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迂破
虜將軍

劉放涿郡人漢末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
往依之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
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荅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旣
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
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令一
何相似也乃以放叅司空軍事
關柔廣陽人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柔
乃因鮮卑衆殺烏桓較尉刑舉而代之袁紹因寵尉

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太祖平河北柔率鮮卑烏桓歸附即以柔爲校尉

衛覬爲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爲尚書頃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文帝踐祚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

蜀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竹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

麋竺東海朐人漢末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

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漢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魏太祖表竺領羸郡太守竺弟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族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軍將軍從事中郎益州卽平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翰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

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全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王先主以峻爲中郎將

廖化襄陽人前爲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許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旣平以朗爲巴西太守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鍾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荆州籍嘗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見待亞於簡雍孫乾後至昭文將軍

李恢建寧人仕郡督郵太守董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薛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也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綿竹先主嘉之後至安漢將軍

何宗蜀郡人先主定益州四郡爲從事祭酒後援圖識勸先主即尊號踐祚之後遷爲大鴻臚

吳董襲會稽人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備之引署門下賊曹後至福將軍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

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大帝共
讀書策薨大帝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
黃祖拜鄂長大帝爲車騎將軍都京口召綜還爲書
部與是儀徐祥俱典軍國密事

呂範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密
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
謂範爲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
歸時唯範與孫河嘗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
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遷大司馬印
綬未下卒

張紘字子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
義校尉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因
從渡江征討有功拜部司馬

朱治既勸孫策還平江東後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
已在丹陽而孫策爲袁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
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
曲阿迎太妃及大帝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
後至安國將軍金印紫綬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

會大帝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後爲騎都尉領太史令封都亭侯

晉裴秀爲尚書僕射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陸曄吳郡吳人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

顧榮吳國吳人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

方作遂輕舟而還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師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旣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

紀瞻爲元帝丞相軍諮祭酒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帝踐位拜侍中

何無忌爲太學博士與宋高祖素相親結高祖東征孫恩無忌密至軍所潛謀舉義勸高祖於山陰起兵高祖以桓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尅濟爲難若玄

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
義師之舉叅贊大勳皆以策畧攻取爲效後至鍾南
將軍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初爲州主簿與宋高祖遊欵
及桓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
桓憑之高平人爲桓修長流叅軍領東莞太守加寧
遠將軍與宋高祖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
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難墨經而赴憑之
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聲過之高祖以爲建

武將軍

宋劉敬宣晉末爲後將軍元顯從事中郎隆安五年
孫恩入浹口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
爲援賊恩於是退還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
敬宣每慮艱難未已高祖旣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
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興元年與父牢之同謀
襲桓玄不克牢之死敬宣渡江奔洛陽往來長安三
年歸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
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
還旣至京師以敬宣爲輔國將軍晉陽太守襲封武
岡縣男後爲江州刺史爲劉毅所惡自表解職高祖

數引與遊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噐服玩好莫與比焉後至右將軍
孔季恭會稽山陰人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後至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
張邵父敞桓玄篡位時爲廷尉卿及高祖討玄邵白敞表獻誠款帝大悅命署其門曰有犯廷尉者以軍
法論後以敞爲吳郡太守邵爲揚州主簿時劉毅爲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奏獨邵不往或問之曰
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帝帝益親之之後至征虜將軍雍州刺史

劉簡之有志幹爲高祖所知高祖將謀復興收集才勇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旣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旣至高祖已克京師虔之即便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聚徒衆率以赴高祖後歷官至通直常侍小府太尉諮議參軍

朱超石爲何無忌輔國右軍參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爲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嘉之以爲徐州主簿
傅亮晉末爲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高祖以久直勤

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兄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
即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祿私計
為幸但憑廢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
祖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能如此甚所望也後至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向靖世居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叅建武軍事
進平京邑板參政軍軍事

謝晦為高祖從事中郎從政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
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
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

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蕃已得登岸賊敗退走乃
止宋臺建為右衛將軍

王曇首為瑯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
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
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荅曰既從神武之師自
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後至撫軍
將軍荊州刺史

南齊崔慧景初仕宋為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
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和太祖欲之渡廣陵
使慧景具舡於陶家後諸事雖不遂以此見親後為

平西將軍侍中護軍
褚淵初仕宋為丹陽尹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太祖
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嘗人也出為吳興太
祖餉物別淵又謂之曰此人才貌非嘗將來不可測
也及頽命之際引太祖豫焉後沈攸之事起淵時為
衛將軍太祖召淵謀議淵曰西夏艱難事必無成公
當先備其內耳太祖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劉善明初仕宋為寧朔將軍時幼主初立群公秉政
善明獨結事太祖委身歸誠後至征虜將軍淮南宣
城二郡太守

李安民仕宋為征虜將軍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
安民將東太祖與別晏語淹留日夜安民密陳宋運
將盡曆數有歸蒼梧縱電太祖憂迫無計民白太祖
欲於東峯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
祖徵安民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及南兖州
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
加征虜將軍進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益城沈攸之
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
將軍如故
蘇侃初仕宋為積射將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結

太祖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爲冠軍錄事參軍
崔祖思河東武城人初太祖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
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太
祖爲梁公祖思啟太祖曰識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
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轉爲相國從事中郎
垣崇祖初仕宋爲東海太守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
其武勇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
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後至五兵尚書領
驍騎將軍
劉懷慰宋末爲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爲太祖心

腹以懷慰與沈攸之有舊令爲戒喻攸之太祖省之
稱善後至安陸王比中郎將司馬
張瓌父永仕宋爲光祿大夫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
阮伊夫等欲加罪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
轉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
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還爲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
事聚衆三千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
瓌取還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
百還召瓌偽授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房郡
隊主疆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還避踰窻而走瓌

部曲願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猷捷太祖以告
領軍張冲冲曰環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輔
國將軍吳郡太守封環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故以
嘉名錫之
荀伯玉字弄璋賣卜自業建平王景素聞而招之伯
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結事爲太祖冠軍刑
獄叅軍後至散騎常侍
王玄載仕宋爲征虜將軍建寧太守沈攸之難玄載
起義送誠太祖進號後軍將軍封鄂縣子
劉俊仕宋爲長沙內使行湘州事未發太祖霸業初

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起加輔國將軍
紀僧真爲太祖叅軍及太祖拜齊公巳冠日有楊祖
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帝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
覺帝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亦何異滹沱之水轉
齊國中書舍人
梁劉懷珍目宋世齊高帝爲舍人懷珍爲直閣相遇
卑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
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疋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
不可騎是以與君耳報百疋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
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

錢物多少高帝輔政懷珍內資未多徵爲都官尚書
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
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况在今
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曰疑論不止帝乃遣軍主房靈
民領百騎進送晃謂靈民曰議者謂懷珍必有異同
我期之有素必不應耳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惟
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
建朝士人人爭爲臣吏以懷珍爲宋臺右衛懷珍謂
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帝曰
陰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交善嘗出入高祖卧內見

有異氣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
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
好轉密帝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帝踐祚官至梁秦

二州刺史

沈瑀仕齊爲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
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待出
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匆匆皆思改計若不
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中
伏挺齊未舉秀才對策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
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叅軍時

年十八 席闡文仕齊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胃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勸穎胃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柳惔仕齊為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義帝踐祚徵為護軍將軍

范雲仕齊為國子博士初與高祖遇竟陵王子良又嘗接里閭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既亡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帝因留之便參帳帳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並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

曹景宗仕齊為游擊將軍高祖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江淹仕齊為秘書監副領軍王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板為冠軍將軍秘書監如故
康絢仕齊為華州太守高祖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
昌義之仕齊為馮翊戍主高祖為雍州義之因事高祖高祖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為輔國將軍每戰必捷

天監元年封永豐侯
常獻仕齊爲上庸太守加建成將軍俄而太尉陳顯
達護軍將軍崔惠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
西土人謀之於獻獻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
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
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義兵檄至獻率郡人
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疋高祖見獻
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
矣

江革仕齊爲駕部郎中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

昂據郡拒義乃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

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學掌書記

范縝仕齊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於南州義軍
至真墨經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

徐勉初與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賞之及義兵至

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踐

祿拜中書侍郎

蕭穎孚齊西中郎府叅軍穎達之弟也高祖舉義師
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循景智潛引南歸至廬陵景
智及宗人靈祚爲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

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
事冠軍將軍時廬陵內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
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
能自立以其兵繇建安復奔長沙希祖遣之穎孚綠
山踰嶂僅而獲免在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高祖
受禪贈穎孚右衛將軍
馮道根字巨基湘陽人也初以母喪在家聞高祖舉
義兵道根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代
可謂孝矣因率鄉人歸高祖累迁左衛上將軍
陳吳明徹秦郡人高祖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

高祖高祖爲之降階執手即席與論當世之務後爲
侍中司空

沈恪仕梁爲散騎侍郎時侯景作亂恪率兵援京城
及京城陷恪間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使報恪
乃於江東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即日授
都軍副尋爲府司馬
淳于量仕梁爲桂州刺史荆州陷量保據桂州王琳
擁割湘鄴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從
間道歸於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大將軍
給鼓吹一部都督刺史如故

備昂任梁爲王僧辨大司馬從事中書侍郎高祖在
南徐州昂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帝曰明年
有大臣誅死後四代梁其待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
昔周滅殷氏封媯汭于苑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
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時帝陰有圖
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
杜稜吳郡錢塘人也初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
侯蕭映映卒從高祖嘗典書記侯景之亂命稜將領
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後爲侍中右光祿大夫
謝哲任梁爲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

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
重帝爲徐州刺史表哲爲長史帝受禪遷都官尚書
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
後魏穆崇機捷便辟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嘗往來奉
給時人無有及者後至太尉宜都公

長孫肥代人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肥嘗侍從禦
侮左右道武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
軍後至衛尉

叔孫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辛賀蘭部建嘗從左
右登國初以建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送典

庶事參軍國之謀後至征南大將軍
羅結代人其先世領部落爲國附臣劉顯之謀逆也
道武忌之結翼衛鑿輿從辛賀蘭部後至長秋卿
張恂參道武代王軍事言於道武宜建大業帝深器
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領以
參預

張袞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袞常參大
謀決策帷幄道武器之禮遇優厚袞每告人曰昔樂
毅挾策於燕昭公達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及千
載不易遇主上天姿傑邁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

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
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後至奮武將軍幽州刺史
北齊高隆之初仕後魏爲給事中與高祖深自結託
高祖之臨晉州引爲治中行平陽郡事從高祖起義
山東以爲大行臺右封隆之仕後魏爲尚書右僕射
自義旗始建首參經畧奇謀妙筭密以啟聞手書削
藁罕知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
崔悛仕魏爲太學博士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
起義悛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爲諮議參軍

盧文偉仕魏爲范陽太守與高乾邕兄弟共相影響

屬高祖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陽陳誠高祖嘉
納之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
李元忠仕魏爲趙郡太守值洛陽傾覆元忠棄官還
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
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縱橫之策備陳誠款深
見嘉納時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衆於
西山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令行殷州事後加
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後即高祖之長女也諱元忠與
尚書令元羅致聘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叙舊事
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疋元忠戲

謂高祖曰若不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荅之曰
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過耳元忠曰止
爲此翁難過所以不去因將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
悉其雅義深相加重焉
李景遺少雄武有膽力以任俠名聞及高祖舉義於
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
李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擒刺史爾朱羽生
以功除龍驤將軍
李愍仕魏爲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愍率所部
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昂兄弟安

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敗愍遂入西山高祖建
義以書招愍愍奉書擁衆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
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
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大都督
堯及仕魏爲滄州刺史屬義兵歸高祖從平鄴及破
爾朱兆進爵爲侯
薛嘉族仕魏正平太守屬高祖住信都嘉族聞而赴
義從平四胡於韓陵除華州刺史及賀拔岳拒命令
嘉族督騎河上以禦大軍嘉族遂棄其乘馬浮河而
渡歸於高祖由是拜揚州刺史

高慎仕魏爲光州刺史及兄韓死密奔州將歸高祖
魏孝武帝勅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高祖以
爲大行臺左丞
任延敬仕魏爲廣寧太守從高祖建義累遷光祿大
夫及斛斯椿讐發延敬棄官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土
民據之以待高祖
薛循義仕魏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
高祖爲晉州刺史見循義待之甚厚後爲南汾州刺
史高祖起義信都破四胡於韓陵遣徵循義從至晉
陽以循義行并州事

段長遼西人仕魏為懷朔鎮將軍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匡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為託東魏孝靜興和高祖祖啟贈司空辟子寧相府從事郎中

劉貴初為爾朱榮騎兵參軍累遷行汾州事高祖起義貴棄城歸高祖於鄴

蔡雋字景彥廣寧石門人高祖微時深相親附高祖舉義為都督高祖平鄴及破四胡於韓陵雋並有戰功後為濟州刺史西魏武帝言於高祖以濟州要衝欲令腹心據之陰詔御史構雋罪狀欲以汝陽王代

雋內是轉行交州事高祖以雋非罪啟復其任武帝不許除賈顯智為刺史率衆赴州雋防守嚴備顯智憚之至東郡不敢前
龐蒼鷹大原人交遊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蒼鷹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高祖之牧晉州引為兼治中從事史行義寧郡事及義旗建蒼鷹乃棄家間行歸高祖以為兼臺倉部郎中
庫狄迴代洛人初事爾朱榮為統軍榮死隸尔朱兆高祖舉兵信都迴洛擁衆歸義從破四胡於韓陵以

軍功補都督加後軍將軍
婁昭高祖少親重之昭亦早知人嘗曲盡禮敬數隨
高祖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高祖將出信都昭贊
成大業後至司徒出為定州刺史
司馬子如雲中人少機警有口辯好交遊豪傑與高
祖相結託分義甚深復為南陵州刺史高祖入洛子
如遣使啟賀仍叙平生舊恩尋追赴京師以為大行
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
破六韓嘗仕魏為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嘗時為附化
首與萬侯于東歸高祖高祖嘉之以為撫軍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圃琦較釋

總錄部 一十六

攀附第二

後周赫連達初姓杜字朔周魏末從清水公賀拔岳
征討有功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
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昔為左丞
明略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

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
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
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
達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
及悅平加平陳將軍

寇維初從賀拔岳西征萬俟醜奴爲右都督後侯莫
平陳悅旣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維
於諸將之中最爲舊齒素爲衆所信乃收集將士志
在復讎共相糾合遂全衆而返旣至原州衆咸推維
爲盟主統岳之衆維與趙貴等議迎太祖後至侍中

趙善初仕魏爲行臺賀拔岳長史岳爲侯莫陳悅所
害善共諸將翊戴太祖乃從平悅
呂思禮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
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太祖思禮預其謀及太祖爲關
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
梁禦爲鎮西將軍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
諸將同謀翊戴太祖
若干惠爲中堅將軍從賀拔岳西征萬俟醜奴及岳
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諸將翊戴太祖乃從平悅後
至司空

梁臺爲假節衛將軍賀拔岳引爲心膂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後至鄜

州刺史

庫狄昌初從賀拔岳西征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昌與諸將議翊太祖從平侯莫陳悅後爲東夏州刺史王德字天恩從賀拔岳平隴右爲龍驤將軍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德與諸將定議迎太祖從平悅後至涇州刺史

裴果字戎炤仕魏太昌中爲陽平郡丞太祖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嘗人密託附焉後爲眉復州刺史

申徽初仕東魏爲大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雒陽兵難未已遂間行人關見太祖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爲賓客太祖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文帝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王羆初爲後魏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爲勤王之舉請前驅效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田弘初從爾朱天光爲都督及太祖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卽處以爪牙之任太祖嘗以所

若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後爲少保襄州刺史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少溫恭見稱州里太祖之迎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環偉深賞異之卽授右府長流叅軍
周惠達自太祖在魏時卽用爲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太祖爲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爲府司馬便委任焉魏孝武詔太祖尚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爲長史赴雒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卽令惠達先見太祖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

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勗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官遊有年屬明公一平之運富貴之事非此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

王思政自太祖爲魏丞相中軍大將軍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蒲取之物旣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歛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驕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

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之者願
擲卽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
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卽拔所佩刀
橫於膝上覽樗蒲拊髀擲之叱太祖止之已擲爲盧
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之後太祖寄賞更深轉驃騎
將軍

柳虬初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
秦州刺史以虬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
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太祖被留爲相府記室
封美陽縣男邑二百戶

隋崔仲方年十五與後周太祖諸子同就學時高祖
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累遷爲
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高祖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
手極懽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竝
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授命高祖從
之後至太嘗卿信都太守
龐晃仕周爲衛王直侍時高祖出爲隨州刺史路經
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嘗人深自結納
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懽
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嘗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希

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旣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晃爲嘗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陰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旣而高祖爲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

定州總管崇知高祖相貌非嘗每自結納高祖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卽令馳驛入朝嘗置左右

盧賁仕周爲司武上士時高祖爲大司武賁知高祖非嘗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托群情示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

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賁嘗典宿衛後至懷州刺史

郎茂任周爲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茂竊歎曰此言豈嘗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覆之言及疇昔甚歡後至尚書左丞晉陽宮畱守

李諤自北齊歸周爲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爲丞相甚見親待後至治書儔御

史出爲通州刺史

郭榮仕周爲司水大夫少與高祖相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矣卽拜相府樂曹參軍後至左光祿大夫

柳裘仕周爲御節大夫宣帝不豫留侍禁中與劉昉韋暮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裘進日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終宜早定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

位上開府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

竇榮定仕周爲飲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廂仗衛嘗宿禁中後拜右武衛大將軍

李禮成仕周爲民部中大夫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嘗之表遂聘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

陳茂河東猗氏人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遇待與

李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後遷

上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

長孫平仕周爲小司寇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後至太嘗卿判吏部尚書事

李德林仕周爲御正下大夫高祖初授顧命令邗國

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

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

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

若曲相提携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卽召與語劉

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

事諸衛既奉勅竝授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卽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厭衆心又發喪便卽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內史上大夫昉但爲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後爲內史

今

張昭仕周爲儀同高祖爲丞相昭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左丞

趙芬仕周爲東京小宗伯鎮維揚高祖爲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

庾季才仕周爲開府儀同三司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上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虎誠不得下也因賜雜綵五十疋綰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後至通直散騎嘗侍均州刺史

于翼仕周爲幽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遣人誘翼翼鑠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帝爲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爲大尉李詢仕周爲司衛大將軍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末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頰監軍與頰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遲迥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疋

段文振仕周爲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爲丞相祿領宿衛

驃騎

宇文慶仕周爲寧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原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帝寵潛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帝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臣欽若等曰天元後周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

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旣翦何能及遠哉尉遲
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
子弟輕桃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
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
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難阻王謙愚忝素無
壽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
慶恐帝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恩顧具錄前言爲奏
而奏之曰臣聞知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
月高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
見兆就達節之神祇伏惟陛下特挺生知狗齊誕御

懷五岳而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鈔見於胸襟運奇
謨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睠不以庸下親蒙推赤
所奉成規纖毫弗外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
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帝
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
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
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
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
無已自是帝每加優禮

楊素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

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

元景山任周爲亳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尉遲迥稱兵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以書諷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李穆任周爲大佐輔總管高祖作相尉遲迥之亂也遣使招穆穆鏢其使上其書穆子聿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都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李渾穆第十子任周爲左侍上士尉遲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迥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鬩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焉

柳昂任周爲大內史致位開府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李安字玄德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哲爲內應哲謂安曰隨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之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

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兇黨之所熒惑覆宗絕嗣其耳若薺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璋正身高祖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

唐崔善爲隋仁壽中爲樓煩郡司戶書佐高祖時爲太守甚禮遇之善爲以政傾頽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

武士護并州文水人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後爲晉陽宮留守府司鎧參軍事旣而隋政日亂盜賊蜂起士護每歎息以夷難爲心而恨未遇真主及高祖爲太原留守甚見接待數訪以時事士護嘗詰朝於街內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士護尋聲不見有人仍以此言白高祖并進兵書高祖悅之曰勿多言兵書禁物尚能將來深識好心當同富貴耳其夜士護夢高祖乘馬上天旦以狀聞高祖大悅於是入卧內委以心腹後至荊州都督

任環任隋仁壽中爲韓城尉高祖討捕於汾晉環謁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六十六

高祖於轅門承制爲河東縣戶曹高祖將之晉陽留
隱太子建成以託於環義師起環至龍門謁見高祖
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
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
雄以佐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爲濟
否環曰後王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拯
亂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
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唯待義兵仗大順從衆
欲何憂不濟環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介之
使卿命入關同州已來必當款伏於梁山舡濟直指

韓城進逼郃陽分取韓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略仰
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
至然後鼓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故已
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
壽史大柰領步騎六千趨梁山渡河使環及薛獻爲
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關外之事宜與任環籌之
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于河師
遂利涉環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
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

宇文士及仕隋爲尚輦奉御時高祖爲殿內少監士

及深自結託及隨兄化及至黎陽高祖手詔召之士
及亦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貢金
環高祖大悅謂侍臣曰我與士及素經共事今貢金
環是其來意也化及至魏縣兵威日熾士及勸之西
歸長安兄智及不從士及乃與封倫求於濟北徵督
軍糧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擒濟北豪右多勸士及
發青濟之衆比擊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觀形勢士及
不納遂與封倫等來降高祖數之曰汝兄弟率思歸
之卒爲入關之計當此之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存
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之罪誠不容誅但臣早

奉龍顏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後於
沙陰宮復盡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乃心西歸
所以密申貢獻冀此贖罪耳高祖笑謂裴寂曰此人
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時
士及妹爲昭儀有寵由是漸見親待授上儀同
唐儉父鑿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高祖於太原留守
儉與太宗周密從容進說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太
宗以白高祖乃詔入密訪時事對曰明公口角龍庭
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是一朝今開府庫納豪
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

權指麾可取願引達節以順羣望則湯武之業於公
不遠負鼎投竿亦先微願高祖曰湯武之事非所庶
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抑宜日愛
吾將思之後拜大將軍府簡較記室叅軍
劉義節太原人高祖之作鎮也甚接以恩意又出入
王威高君雅之門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
君雅內懷疑二義節輒探得其計以白高祖及誅威
等頗申其力

劉文靜隋末爲晉陽令時高祖鎮太原文靜初觀太
宗謂裴寂曰非嘗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
帝其年雖少乃天縱也寂未然之於後文靜爲李密
親戚被煬帝勅禁太宗陰有異心以文靜可與語遂
入禁所看之文靜大喜而感賀亦覺太宗有非嘗之
意因歎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太宗知其意潛相感動報之曰卿安知無但恐嘗人
不別耳文靜起而謝曰久知郎君乃龍潛也今旣時
事如此正是騰躍之秋素稟鷹隼之資仍懷撥亂之
道此乃生人有息肩之望文靜知攀附之所矣太宗
曰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
知君若可與言故來與君圖舉大計君能如此深副

僕懷卿志識大佳宜籌其事文靜對曰今李密長圍
雒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以
千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
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并州百姓避盜賊者入此
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立地可數萬
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乘
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帝笑曰卿言
善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陰圖起義計議既定候機
當發欲白高祖慮必不從欲竊發之又恐驚於高祖
於是計無所決沈吟者久之既見高祖厚於裴寂欲

因寂開說於是引寂交於太宗得通議謀及高祖被
拘太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
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晉
陽之上士馬精銳宮監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
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沖幼酋豪並起未有適從願
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拘於一介之使乎高祖
然之太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協議尅日舉兵會高
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爲煬帝勅發太原鴈門馬
邑數郡人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爲兵以歲暮集涿
郡將伐遼東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靜與裴

寂僞作符勅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募兵集衆
及義兵起以文靜爲司馬勸改旗幟以章義舉後至
兵部尚書

唐憲仕隋東宮左勳衛太子廢歸太原高祖之鎮太
原也頗蒙親遇因與弟儉預義謀及大將軍府建拜
正議大夫引置左右爲恩信從平宋老生破京城時
隱太子爲左鎮大都督以憲爲長史累遷光祿大夫
封安富縣公武德初拜爲太子右虞侯卒

于百億仕隋爲左翊衛高祖義旗之舉仗劍歸順授
朝請大夫

盧赤松隋末爲河東令與高祖有舊開義師至霍彙
縣迎接拜行臺兵部郎中歷位率更令封范陽郡公
廬士儼高祖與之有舊及義兵起士儼率數百人謁
高祖於汾陰令其兄子師洽諭賊帥孫華應時歸附
又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累加右光祿
大夫

竇抗與高祖少相親狎楊玄感之反也高祖統兵隴
右言於高祖曰玄感抑爲發縱矣李氏當膺圖錄可
見機而作也高祖不許隋末令於靈武巡長城伺盜
及聞高祖定京師抗對衆而忤曰此吾家妹婿也謔

達有大度真撥亂之主也因歸長安後至左武侯大將軍

田德平太原晉陽人隋末補鷹揚府正高祖留守太原引爲兵大蒙任寄義師起拜銀青光祿大夫歷大將軍兵曹參軍封漁陽縣公

蘭謨仕隋爲鷹揚郎將留守臨汾高祖義旗建帥所部來降授銀青光祿大夫

姜確字行本父暮從起太原官至秦隴二州刺史確自高祖義旗初舉以典籤從後歷通事舍人尚書水部二曹郎中封通川縣男

溫大雅任隋爲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及義兵起高祖引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翰禪代之際與竇威參定朝儀後至禮部尚書

栢季纂隋末爲祁縣長有能名及義兵起歷大將軍府騎曹參軍從平京城累以軍功位至上柱國

段綸仕隋爲左親衛隱太子見而悅之妻以琅琊長公主舍高祖之舊第數聞鼓吹之音視之無所觀綸謂主曰闔圖讖李氏當王今於第內有此禎祥必而家應籙之徵也及義兵西邁綸於藍田聚結兵馬得萬餘人迎接大軍拜金紫光祿大夫領親信左右從

黨仁弘仕隋爲武勇郎將高祖起義軍次蒲坂仁弘招率鄉曲得二千餘兵迎謁拜銀青光祿大夫

長孫敞隋末爲左衛郎將義旗入關敞率子弟以新豐縣來迎高祖大悅授銀青光祿大夫尋加上柱國喬軌隋末爲右武侍及義師渡河軌乃迎謁授通議大夫從平京城頻以戰功累加上柱國秦王府車騎將軍

顏師古仕隋爲襄州安養尉坐事免歸長安家貧以授自業及高祖義兵入關師古於長春宮上謁授

朝請大夫從平京城補秦府文學後至秘書監弘文館學士

崔幹略隋末爲醴泉縣令高祖義兵入關以縣來降授丞相府主簿及受禪遷黃門侍郎

靳孝謨仕隋朝邑縣法曹及義兵濟河以蒲津中渾二城歸義授正議大夫

竇軌隋末爲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于家及義兵入關軌聚衆千餘人迎於同州高祖見之大悅降席起迎握手歡笑賞錫優厚尋令收兵於渭南得衆一萬拜丞相諮議參軍從平京師累加光祿大夫

起高祖見華貌寢初輕之及與語大悅握手引與同坐謂之曰吾昨夜夢乘白龍以濟黃河卿將曰玄度來又具舟楫何與吾夢之相符也因拜爲光祿大夫前軍總管

嘗達隋末爲隴州刺史爲降人忤仕政所劫擁城中二千人叛入薛仁果達性剛烈有武藝高祖龍潛時數從征伐甚蒙深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旣斬老生高祖謂達已死令人閱屍以求及達奉見高祖大悅因蒙任使屢有軍功

梁朱琮徐州豐人太祖起兵琮與龐師古許唐李暉丁會氏叔琮鄧季筠王武等八十餘人以中涓從擢堅陷陳所向盪決後署諸軍都指揮使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以中涓從太祖性端愿未嘗離左右及太祖鎮汴樹置戎伍始得馬五百匹卽以師古爲偏將援陳破蔡累有戰功後至徐州節度使謝曠唐末舉進士不中第遂投跡於太祖泊居門下未嘗一日不在左右及太祖據同州遂署右職後爲宣義軍兩使留守

李振字興緒唐末爲台州刺史不克莅事因而歸過

汴求謁見太祖太祖與語大奇之辟爲從事以講武政於是陳耕戰之計進鳩合之策尊王室以圖諸侯獎帝道以雜霸業嫉闕寺敦儒術尚名器審刑罰於是禮遇彌篤後至戶部尚書崇政院使

牛存節唐末勅事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卒存節謂同輩曰天下汹汹當擇英主事之以圖富貴遂歸於太祖授宣義軍小將後至鄆州節度使

後唐康君立剌州興唐人世爲邊豪唐乾符中爲雲州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群盜起河南天下將亂代比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會文

楚稍削軍人儲給戍兵咨怨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謀曰段公儒人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丈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權部衆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若沙陁部落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遭荒飢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虜帥以謝邊人孰敢異議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典公等勿輕議予

家遵遠在振武萬一相迫候予稟命君立等曰事機已泄遲則變生曷候千里咨稟衆回聚謀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人師營闢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爲大同軍防禦留後衆狀以聞後武皇授鴈門節度以君立爲左都押衙後至昭義軍節度使

蓋寓蔚州人世爲牙校武皇起雲中寓與康君立等推轂佐佑之因爲腹心武皇節制鴈門署職爲都押衙領嵐州刺史洎移鎮太原改左都押衙武皇與之決事言無不從凡出征行靡不衛從後至容館經略

使

劉彥琮雲中人唐末武皇作鎮晉陽有擬亂夷兇之志彥琮乃謁于軍門致之麾下自是從征興復王室後至邠州節度使

李承約爲山後八軍巡簡使屬劉守光因殺兄名儒宿將嘗事其父兄者多無辜被戮承約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武皇召募英豪方開王業乃以所部二千騎歸於弁州卽補定霸都指揮使簡較右僕射兼貝州刺史

張遵誨父爲宗城令羅紹威殺衙軍之歲爲梁軍所

害遵誨奔太原武皇以爲牙門將時朱溫篡逆據有兩京武皇與邠鳳同謀興復命遵誨知岐州留務在岐下累年莊宗平定山東遵誨以典客從歷幽鎮二府馬步都虞候

張廷裕代比人幼事武皇於雲中從平黃巢討王行瑜自行間漸升爲小將莊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歷蔚茲隰三州刺史

曹廷隱本魏州人爲本州典謁虞候賀德綸西迎莊宗於晉陽莊宗旣得鄴城擢爲馬步都虞候軍中號爲稱職

何瓚閩人唐天祐三年登進士第謁莊宗於晉陽見受知辟河東推官轉留府判官

段凝開封人唐末爲澠池主簿脫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漸器之開平三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右威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兼水北巡簡使

賈馥在鎮州幕府張文禮殺王鎔時莊宗未卽尊位文禮遣馥至鄴都勸進自留鄴下棲遲鄴舍莊宗卽位授鴻臚少卿

王鎔唐末爲鎮州節度莊宗征劉守光迴鎔至承天軍與莊宗合宴同盟奉觴獻壽以申感慨莊宗以鎔

父友曲加敬異爲之聲歌鎔亦報之謂莊宗爲四十六舅飲中莊宗抽佩刀斷衿爲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因茲堅附于莊宗矣

孔循同光末權知汴州事會明宗自鄴都至循致餼勞軍供備克至明宗悅及定京師爲樞密使兼秘書

監

晉高漢筠初仕梁爲衛州衙校後唐莊宗人魏分兵諭其屬郡漢筠以利病說衛之牧守俾送款於莊宗以漢筠爲功尋移維州都校後至左驍衛大將軍內省客使

皇甫立代北人後唐明宗刺代州署爲衙校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深委信之王建丘安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祚以立爲忻州刺史

萇從簡初仕後唐爲潁州團練使高祖舉義清泰末詔赴闕克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除河陽節度使時趙延壽軍敗僞王斷浮橋歸維從簡守河陽南城高祖自此而至從簡察軍情離散遂渡河迎謁焉後至左金吾衛將軍

桑維翰性明慧善詞賦後唐同光中登進士第高祖領河陽辟爲掌書記歷數鎮皆從之後至中書令

曹國珍高祖在藩時嘗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卽位國珍自比於嚴陵上表叙舊內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

孟承誨大名人始爲本州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爲客將後奏爲宗城嘗山橐城三令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爲閣門副使

周環晉陽人自高祖歷鎮藩翰用爲腹心累職至衙門都校凡帑廩出納咸以委環經十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誤高祖甚重之及卽位命權判三司事後至安州節度使

李承福初爲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大將軍

劉處讓後唐末爲左驍衛大將軍河北都轉運使高祖舉義兵於太原處讓從至雒陽乃授宣徽北院使劉繼勳衛州人高祖鎮鄴都時繼勳爲客將高祖愛其端謹籍其名於帳下從歷數鎮及卽位擢爲閣門使

漢王景崇邢州人後唐明宗之鎮邢臺景崇爲衙將明宗以其明敏憐之自後累鎮皆自麾下明宗踐祚擢爲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晉末遷左金吾大將

軍克街使嘗以時主用才不盡憤然不棄契丹蕭翰立許王李從益知軍國事署爲宣徽使監左藏庫蕭翰歸蕃景崇聞高祖起河東西陝幸滿乃私取庫金請行迎奉從益不能制遇高祖于河維駕至汴削其僞官授右衛大將軍

任庭浩并州人業術數風雲之事晉高祖在太原重國時高祖最爲親要庭浩以本業請見高祖甚加禮遇晉天福初庭浩授太原掾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獎薦之力也後爲殿中監

翟光鄴晉末爲宣徽使時虜犯闕以後唐明宗少子

許王從益爲曹州節度使從益母淑妃王氏白於虜長以從益未諳政術請以光鄴代知州事虜從之及蕭翰推從益僭位以光鄴爲樞密使虜去光鄴以高祖進兵汾水請從益去號稱梁王仍馳表稱臣論者賞之高祖入汴加右領衛大將軍

趙暉晉開運末爲軍校以部兵屯於陝屬北戎亂華慨然有憤激之意及聞高祖建義於并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戮力叶謀戮契丹僞命官屬據有陝州卽時馳騎聞於高祖高祖乃命暉爲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高祖之幸東京出于陝暉戎服

朝於路左手控六龍達于行宮君臣之義如舊結焉
李守貞河陽人事本郡爲牙將晉高祖鎮河陽用爲
典客從數鎮皆從之及卽位累遷至省客使

聶文進并州人少給事于高祖帳下高祖鎮太原甚
見委用職至兵馬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樞密院承旨
歷領軍屯衛大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并仍舊職

閻晉卿沂州人少仕并州歷職至客將高祖在鎮頗
見信用後歷閣門使判四方館事

郭允明父徽柔爲河東制置使徽柔被誅允明遂爲
高祖廝養服勤旣久頗得高祖之歡心高祖鎮太原

稍歷牙職及卽位累遷至翰林茶酒使兼鞍轡庫使

周史彥超漢末爲龍棲都指揮使太祖之赴內難彥
超以本軍從後至鄭州防禦使

李彥碩字德修本以商賈爲業太祖鎮業寘之左右
及卽位歷綾綿副使推場使

陳光穗爲鄴都副留守廣順中高祖賜詔書曰汝澶
淵倅職之時值漢室彙生之際潛齎密旨將陷朕躬
神色不祐於苞藏機事尋當於發露汝稟勲賢之指
使効奔走之勤勞徑自河壩報於鄴下忠孝之規迥
著旌酌之道未弘每懽朕懷仍宣公論宜膺列郡用

賞前功今授汝博州刺史

